《那片雪，那座山，那些人》

——读《雪山大地》有感

作 者：李若兰

学 院：文学院

专业班级：汉语言文学专业四班

联系电话：16670009823

倚在窗边，迎着微风，书页轻轻地翻动着，心情起起又伏伏。曾以为远方的故事只属于远方，直到翻开《雪山大地》，感觉我的灵魂早已被那片雪，那座山，那些人扣留，不禁让我想起艾青那泣血的诗句：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”在字里行间，我不由地追问：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，我们究竟该将精神的根须扎向何处呢？

在《雪山大地》中，或许能为我们寻找到答案。杜甫的“下笔如有神”在杨志军先生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，他将藏民的角色刻画的栩栩如生，通过对他们的描述，反映了高原生活真实的面貌，同时也展现了当地人民面对生活困难时的坚韧，面对时代变迁时的包容。这本书以雪山大地为背景，主要讲述了以“父亲”“母亲”为主的一代援藏建设者，以及他们的子女在这片大地上的生活与奋斗的故事。本是汉人的一家已经完全藏化了，“我”在沁多学校毕业后，就去了大城市兰州读了大学,留在大学里任教,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，富足安康，却被草原的一通电话打乱了，又回到了那个出发的地方,再次成为了当年的“父亲”,那个为了办学校,四处招生,在没有教室没有教材没有任何教学设备的困境下,硬是教出了全州第一的好成绩,从沁多学校走出了一批又一批大学生。这些学生学有所成，又回到草原建设家乡。为了改变藏区落后的现状,父亲、角巴、桑杰等为代表的藏民、汉民一起办学校,开贸易公司,建沁多城,打造生态草原。书中通过描写几个家族几代人的命运变迁，表现了当地人民在极端自然环境下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。书本中的人物，无论是传统的牧民，还是建设的青年者，都在自然的抗争中展现出强大的韧性。《雪山大地》这部作品，便是从杨志军先生苍茫的记忆中抽取而出的山的一石，水的一浪，地的一角。

那句“所有的偶然都带着命中注定的意味，缘分在它一出现时就带着无法回避和不可违拗的力量，点亮你，熄灭你，一辈子追随你，这还不够，还要影响你的所有亲友、所有后代。”仍在我的脑海间回荡我反复地读着这句。“父亲”后来常常说起这一天的巧遇:如果离开“一间房”后，迎面走来的不是桑杰而是别人，如果角巴德吉不是个率性随意又有点自以为是的人，就不会发生以后的事了。那些事放在历史中也许不算什么，但对“父亲”它成了等同于生命的经历，成了命运本身的显现。在这本书中，一切的故事开始于水，在雪山大地的转轮中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旋转、盘旋，然后又伏击、归于雪山大地。“父亲”的故事开始于这里，也终结与此。就像书中“父亲”与桑杰、角巴德吉的相遇是偶然的，在广阔的草原上，一次不经意的对话，一场看似寻常的留宿，却在命运的缘分里交织里成了必然的节点。让我不得不想到生活中那些“意料之外”的事，就像我此刻一次偶然的阅读，让我与这部作品产生缘分，一次偶然的驻足，让我目睹了他人生命的片段……这些偶然，其实是命运的伏笔，彼此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也就渐渐显露出必然的轮廓了。《雪山大地》这句话一直触动着我，看似矛盾，但两者可以相互转化。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，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首偶然与必然交织的诗，在缘分的指引下，不仅书写着自己的故事，也参与着整个时代的变革。

《雪山大地》最让我动容的的一个情节，便是书中对“传承”二字的生动诠释：就像“父亲”临终前，将一本布满岁月痕迹的“草原改良”笔记交给儿子江洋，笔记本泛着黄，边缘满是批注的墨迹，内容既有对草场退化的忧虑，也有说服牧民试种人工牧草的心得。“父亲”说：“草原的路要一步步走，既要让草长得旺，也要让牧人的心安下来。”心中尽是对这片土地的责任。这份责任，也是他用一生去践行的信念，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分量。杨志军先生笔下的传承，也不是单向的传递，而是两代人甚至数代人对草原的共同承诺。让草原的根，在变迁中扎得更深。

《雪山大地》这本书从“父亲”在沁多草原蹲点开始。作者以“我”的视角插入，随着“我”的目光，徐徐展开我对沁多草原的最初印象。从而引人入胜，使人身临其境，把阅读的人拉入遥远却又无比亲近的沁多草原。“父亲”慢慢地深入牧民的生活，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“父亲”结识了当地牧民桑杰一家，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。当我读完整本书，蓦然回首，再次回到“野马雪山”章节时，内心却有了新的感悟，作者表面写“父亲”说话时的笑，正是这个“父亲”不经意的一笑，表情都成了地道的藏族人，道出了“父亲”是刻进骨子里的融入。杨志军先生这本书写了五六十万字，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，连藏獒、马匹都榜上有名，可是“父亲”、“母亲”呢？我只知道父亲的名字还是是角巴取的，“强巴”意为善良的意思，“母亲”也没有留下名字，“父亲”称她为“苗苗”，藏民叫她“曼巴”，也是寓意着善良的意思，是啊，“善良”，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品质呢？这是一种最本真的品质，就如同作者所写：我看到无数人的脚印，用优雅的弯曲，在大地之上描画层层叠叠的扎西德勒;我看到扎西德勒的风姿，以爱的速度，覆盖着我们的地球不漏掉每一寸土地。

流转至书的最后，歌声的结束便是取哈达的开始，人们会把堆成雪山的哈达一一取走，意味着祝福是每个人的奉献，也是每个人的分享，尤其是他们又一次分享到了来自先逝者的祝福，作者用一首歌把人拉回曾经的沁多城，曾经的角巴，强巴……作者以“我想我已经退休，不再是校长，有的是时间，为什么不能写出来呢？”反问式的手法结尾，引发读者对书中故事、雪山大地的进一步思考，“写出来”不仅是后代的视角，更是暗含着作者本身经历，杨志军先生出生在一个雪山和草原连绵不绝的地方，那里是长江、黄河、澜沧江的源头。山的挺拔，水的清澈，地的辽阔，以及孤远而沉默的生活，几乎占据了他全部童年的全部记忆。“来自鲜花的故乡，把美丽撒在草原的牧场，来自河流的源头，把善良流进牧人的心上。”也正是对作者自己的写照。即使合上书本，也能让读者回味无穷，沉浸在其中，从而达到余音绕梁的艺术效果。

我不禁思考“小我”与“大我”的辩证关系。《雪山大地》中那些平凡的人们，比如：老师们的坚守，医生们的奉献……正是这些看上去微小的努力，却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建设者，守护了一个又一个家庭，从而汇聚成磅大的力量促使国家前进。书中一位老人说：“雪山再高，也在脚下；道路再长，也在脚下。”这句话说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，作为青年我们要不怕困难，脚踏实地，久久而为功也。

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有言: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，用之所趋异也。”沧海横流，方显英雄本色，风云际会，始见豪杰担当。古有张骞出使西域，心怀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之志，穿越戈壁沙漠，历经九死一生，从而开辟丝绸之路，让东西文明得以交汇融合，今有袁隆平深耕稻田，拥有“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”的决心，不惧科研艰难，数十年如一日，从而成功培育高产杂交水稻，为全球粮食安全筑牢根基。峥嵘岁月，百舸争流。回顾往昔，数不胜数的仁人志士具有“铺石以开大道”的气度，为国家发展绽放出绚丽的花儿。

“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”每一个平凡的奉献者都是这个时代最动人的风景。雪山虽无声，却见证着历史的变迁，大地虽无言，却孕育着未来的希望。《雪山大地》以一家三代的生命长卷，悄然作答“精神根须该向何处深扎”。此刻轻轻抬手，仿佛还能触摸到那片雪，那座山，那些人。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也书写着新时代的《雪山大地》，一个关于梦想、关于奋斗、关于奉献的中国故事。这个故事属于每一个人，也需要每一个人继续书写下去。